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

[英] 巴特菲尔德 著 李晋 译



西学 源流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

[英] 巴特菲尔德 著 李晋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 / (英) 巴特菲尔德著; 李晋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
(西学源流)
ISBN 978-7-108-04362-7

I. ①辉… II. ①巴… ②李… III. ①史学—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8894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扉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3.375

字 数 90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20.00元

西学源流

总序：重新阅读西方

甘 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

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里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

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太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2006 年元旦

目 录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	1
-----------------	---

前言	3
----------	---

一 导论	5
------------	---

二 基本假设	11
--------------	----

三 历史进程	25
--------------	----

四 历史与价值判断	41
-----------------	----

五 历史学家的艺术	55
-----------------	----

六 历史上的道德判断	65
------------------	----

历史学研究的现状	79
----------------	----

出版说明	99
------------	----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

献给 保罗·维拉考特

For Paul Vellacott

前 言

本书研究的是我认为有公认含义的“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尽管本研究也可能对这个术语有所引申，但它至少包括对这几个字的一般理解。本书要讨论的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倾向性问题，即他们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只要是成功的革命就去赞扬，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及编造出一个修正当今的叙述（如果不是歌颂当今的话）。这种对历史进程进行辉格党式的阐释与对历史的组织及推理的某些方法论有联系——这些谬误在所有历史上都容易出现，除非它是历史研究。考察这些内容就提出了以下问题：有关历史研究与众所周知的通史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关一个历史过渡以及可称为历史过程的性质问题；以及有关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局限性，尤其是辉格党式作家想从历史中获取历史不能提供的一种定论的企图。

这项研究不是作为历史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而是作为历史学家心理的一个方面来对待的。我用了诸如事态 [conjunc-

ture] 与偶发事件 [contingency] 来描述观察家与历史学家所看到的一切。本研究本身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哲学性描述或哲学分析。而且，本书的主要论点将不会因为哲学家可能会做任何声明来解释或通过解释消除这些论点而受任何影响。

H. B.

1931 年 9 月

一 导 论

有人说过，历史学家是报复者，他作为法官站在历史党派、竞争对手以及过去时代起因之间，可以托起失败者、打倒自豪者；通过他的披露与裁决、讽刺与道德谴责，他可以惩治邪恶，替受伤者报复或奖励无辜者。无论把人类分为善与恶、进步与反动，还是黑与白，尽管人们对此分类不太乐意，但可以原谅。至于道德谴责没有使人分散精力而大大混淆人的判断力，这一点尚不清楚。历史学家有个人的、不公开的喜恶，而且作为普通人他仅仅喜欢加入他正描述的游戏，这些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受自己的偏见所左右，而且在情感上表现出来，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把这些表现得形象生动，看到这一切都令人愉快；他只有以这种方式踏入这个领域，才会认识到自己正进入一个由带有偏见的判断与纯属个人喜好的内容组成的世界，而且不会想象自己在充当权威 [*ex cathedra*] 讲话。但是，假如历史学家可以把自己上升为上帝及法官，或者以对历史上的罪恶进行合法报复者的身份自居，那么人们可以要求他应当比上帝还要公正，应当视他自己为

调解者，而不是报复者；认为他的使命是促进对人类、党派以及过去起因的理解，在此理解基础上，假如可以做到充分理解，一切都将最终得到调解。似乎有假定说，历史上我们有的不仅仅是几个历史学家的个人观点，还有“历史的裁决”[‘verdicts of history’]，而且客观地讲，历史本身会告诉人类一些事情。大家似乎一致认为，每个历史学家不仅交出个人想法以及他的一些离奇想法，而且所有历史学家都在尽力引出一一种真实，可能通过综合他们各种有缺陷的想法来表达一种真实情况，如果我们可以完全获得的话，这将是**历史** [History] 本身的声音。但是，如果历史这样成了类似人类记忆的东西，代表人思考过去的精神的话，我们必须这样设想历史：它不是用来加深仇恨，或是认可党派的旧口号，而是要找出差异背后的共性，把所有生命看成那张生活网的组成部分。试图朝着这个方向探索的历史学家，可能正努力想使自己像上帝一样，但是与以报复者上帝自居的人相比，他也许不那么愚蠢。通过研究古代的纷争，他至少可以寻求对争斗双方的理解，而且他必须愿意比争斗双方自己更好地理解他们双方。在观望争斗双方落入时间与场景交织的网中时，他可以同情他们——而那些人可能都不会同情对方；尽管他永远也不能做到完美无缺，但假如他还没有希望把这些历史人物与他们的争论带入一个一切都得到理解和所有罪行都得到谅解的世界，那就实在令人费解。

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新教徒 [Protestant]、激进派 [progressive]、辉格党人 [whig] 以及标准的 19 世纪乡绅，这一点令人震惊。在成为一个决定论者之后过了很久，他仍坚持实施道德判断的神圣职责，像加尔文的门徒们一样，

他没有放弃道德谴责的任何权利。即使在他本人对自己年代的运动没有同情心时——譬如，哈勒姆 [Hallam] 坚决反对大改革草案 [Great Reform Bill]，而且一想到国家向大变革的方向发展就不寒而栗——但他骨子里的东西仍然使他靠近可以称为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对那些面临变化及革新时立场与他相似的人，他拒绝给予历史理解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可以说，我们对历史叙述的一般看法仍然打着撰写历史的老前辈们的印记，而许多老前辈们在没成为美国人之前似乎已是辉格党人与乡绅：撰写教材的历史学家们可能就是从这些人那里继承了高帽与自负，以及给“尽管是个反动分子，但在私生活上无可挑剔”那种人发鼓励奖时的优雅。但是，无论谈起路德 [Luther] 与教皇的争夺，还是腓力二世 [Philip II] 与伊丽莎白 [Elizabeth] 的争夺，或是胡格诺派教徒 [Huguenots] 与卡特琳·德梅迪西 [Catherine de' Medici] 的争夺，也无论我们对比查理一世 [Charles I] 与他的议会或是对比小皮特 [Pitt] 与查理·福克斯 [Charles James Fox]，历史学家似乎首先倾向于采取辉格党或新教徒的观点看问题，然后很快忙于把世界分为进步的朋友与敌人。的确，这种倾向在一些历史专家更精心的努力下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更正，但上述列举的所有例子以及很多其他例子当中，详细历史研究的结果居然一直在大力更正一种已经广为接受的新教徒或辉格党式的阐释。并且，这种辉格党倾向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即便是在逐个进行的研究已经详细更正了历史时，我们在参照这些发现重新评价整个事件、重新组织主题来龙去脉时仍然非常缓慢；罗米尔 [M. Romier] 先生对研究胡格诺派教徒的历史学家发出的悲叹，也许可以正确地归

因于历史其他领域的那些人；也就是说，即使在具体研究已经改变了整个研究对象意义的情况下，仍然倾向于把新的研究成果拼到旧的历史叙述上。我们死死抱住最终上升为辉格党式历史阐释的某种历史知识结构不放，我们对研究的所有尊敬仅仅让我们承认，这项研究还有待详细的证实。然而，细节上的例外并没有阻止我们总是在同一个模式上筹划宏伟叙述；这些例外实际上就消失在构建与缩简的综合过程之中，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得出通史的总体概观；就这样，重大历史时期以来以及参照欧洲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辉格党观点最稳固、最持久；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专家与可以称作一般历史学家之间一种严重分歧所造成的后果。

事实上，所有历史都倾向于转为辉格党式的历史，假如我们只简单把它归因为传统阐释长期主导不变的话，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除非我们已经找到办法抵抗这种倾向，否则就会有块磁铁永远吸引着我们的大脑；可以说，假如我们仅仅诚实，假如我们做不到严格的自我批评，那我们会轻易被第一个基础谬误误导。尽管这也许甚至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适用于历史专家的详细研究，但只要研究对象一离开从事研究的学生之手，这种谬误就会起作用，影响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越是讨论，而不仅仅是调查，我们就越是在作出推论而不是研究，假如我们没有严格压制住我们最初错误的话，我们的历史就会更辉格党化；的确，所有历史在变得更加简短时，一定会相应地越来越辉格党化。另外，不能说偏见导致的所有错误都可以通过专门为反偏见撰写的著作而取得平衡；因为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把控诉词与辩护词相加就得到历

史的本来面目；尽管有过托利党式 [Tory] 历史——正如有过许多天主教 [Catholic] 党式历史一样——但研究对象本身的确仍然没有朝这个方向靠近的相应倾向；不能暗中使用同一种原始无意识谬误来预先判断正误。因此，相信主管历史的女神克利俄 [Clio] 站在辉格党一边就一直很容易。

